

~ 16  
2697  
11



門 八 16  
頁 2697  
卷 11

文選卷三十九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啟

任彥昇奏答七夕詩啟一首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一首

自書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辨求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啟一首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令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上書

上秦始皇書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

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

楚之樞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

殺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謂穆公臣不及

戰國之交楚人頗  
了為詞李斯本楚  
產故其文亦華而  
麗而文選錄之為  
祖師云

臣友蹇叔賢而公莫知繆公使左氏傳曰晉郤萬不難不豹奔秦來邲豹公孫支於晉又曰秦伯謂公孫文曰夷吾其定

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

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二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

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肝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

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又曰

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

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則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文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

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也鄢郢楚二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

之壤成臯縣名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

皆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陽曰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請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

今字對前皆字只

皆字今字對照兩

大段文字前舉先

世之典以事証後

就秦王一身以物

喻即小見大于人

情尤易通曉也

漢以後文字筆力

必不能若此馳騁

所以設後宮以下

一意翻作兩層

杵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割膏腴食天下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

疎上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

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乘織維之馬建翠鳳之

旗樹靈鯉之鼓孫卿曰織維維維皆馬名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

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

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不實外廐

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

是宛切於元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

傅璣也並文曰璣也徐廣曰璣少東阿縣璣所出者也此解阿義

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花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

儀俗雅化謂開雅

夫擊壤叩缶彈箏搏枰而歌

竊窈趙女不立於側也

說文曰堯漢雅也於貢切說文曰

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能明其德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秦

應明過矣前動以刺此復城以害

負若神廟

之謂也

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

懸衡天下

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未路張耳陳勝連從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侯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霸以可為校尉廣雅

於其上

秦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侯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霸以可為校尉廣雅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

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

輦車相屬轉粟流輸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千里不絕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君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濞為琅

陽顧於盧博

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君王之章失職歲餘竟與居誅死盧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傳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魯所封濟北

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淮陽之兵下淮東

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

淖水以輔大國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聞蛟龍驤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

則無國而不可奸

慮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

竊向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

百不如一鶚

夫全趙之時

鼎士衽

服叢臺之下者一日成市

止幽王之湛患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

安其位亦明矣

王審畫而已

始孝文皇帝據關人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后漢書曰文帝聞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城  
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瑩光為濟南王也  
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惠梁  
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魯所封濟北  
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濟北縣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  
南王不軌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  
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言不能為吳二  
說相成義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  
乃可明 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  
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  
淮陽之兵下淮東 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  
淖水以輔大國 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  
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  
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作乃使  
越人當作吳人輔當作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錫亂其辭自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

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  
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盡進於前  
慮 如淳曰改易精  
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  
求也于與奸同 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竊向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  
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  
風高先生之知  
悅先生之行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瓛周易注曰  
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驚 鳥累  
百不如一鶚 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  
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  
鼎士衽 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日成市 服虔曰衽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  
曰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  
止幽王之湛患 章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  
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  
反廢遷蜀章昭曰徙蜀嚴道 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鮒諸賁劍於魚中以進抽  
劍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故願大  
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人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為  
文帝入關

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哀儀父之後應劭曰  
寒心戰栗未明而起定文帝遺朱虛侯章東諭齊王嘉其首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  
擊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有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  
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從武  
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曰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間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  
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  
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  
鼎然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  
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兵不留行善  
言攻之易故收敵人之供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  
不稽留也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孰察之  
可度幾得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  
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秦孝王立出之卒為上谷

忠信在土無不報  
不見疑則在王  
句包下二層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其不成也列士  
不成矣後聞軻死太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蓋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禍誠上  
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曆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  
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忠竭誠畢議願知

發下文皆言為左  
右所排非避指反  
也左右謂勝詭之  
從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秦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李  
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  
恐遭此患也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張晏曰盡其計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子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于疆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于心觀其竅

韋為鴟夷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

新漢書音義曰或初相傾蓋如故文頴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知

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刺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

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臣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推其胸於期從之自刎徐廣

曰甚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

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

駮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膺鼻脚於

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中山尚書呂涓曰膺范雎招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千金及牛酒須賈

齒雅得出入秦為應侯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管擊范雎折脇摺

廣雅曰摺折也方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

也如淳曰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漢書音義曰徐

雅曰水自河出為雅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衍周之末人也

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義不

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容於世無紹介通之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

日比近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周密也穢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曰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

之

此言已所以見憎  
左右之故



此言所以使左  
右得神其象之山

之以。此二人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孫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  
墨翟文頴曰子冉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俗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國亦云銷骨又曰讒毀之言骨  
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  
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  
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水閉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  
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  
士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

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 封比于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剗剗姪者觀其胎產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言而強霸諸  
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執其袂及人寺人求見於是曰都鄙莫畏爾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改求見公公遠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章昭曰寺人掌丙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匡射鉤而後管仲相  
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復王也於陵子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冲賢楚  
種乃稱疾不朝人或護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過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  
仲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善曰戰國策曰蘇澤說應侯曰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  
可報者善曰戰國策曰蘇澤說應侯曰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蘇澤說應侯曰噫肝膽施德厚終與之  
恩必報善曰戰國策曰蘇澤說應侯曰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所無所愛惜也窮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

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距盜跖也章昭曰言恩厚無不使等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

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

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族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

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

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抵下本也輪困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善曰音善曰廣雅曰蟠曲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階侯之珠夜光之璧抵

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今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積柢之容雖竭精神

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善曰小雅是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而不牽乎

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善曰戰國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屬國為內臣如郡

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刺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

頭類七故曰七音短而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

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善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巢而王善曰

成王功如鳥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諛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曰

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義曰言為左垣蔽也然帷表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善曰列上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上

怨世不用已承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承其疏此善曰列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列上故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已之節不可變主之節不可偏只一善處覆言之

上書諫獵

簡宜深切章奏當以此為鑑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死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軟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曰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墮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首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

行守路善曰衛馬勒也厥驂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掃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而況乎涉章章騁址善曰詩曰湛湛露斯在彼前有利

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明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死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校叔

善曰漢書曰校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相如之前而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昌失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

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為天子謀得其道者也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不絕其明言含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

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任干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

之徐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也彼也

夫乘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乎

之懸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安於泰山

善曰反堂言易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

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顏師古曰走趣也音為奏

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

善曰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東足愈數而迹疾西足愈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慮陰以休影靜處以自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浴

善曰湯以湯止沸湯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蓋也

不知絕薪止火而已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湯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擊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

善曰戰國策曰周君曰養由基射百中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

其所止百

深弓持矢也福生有其

泰山之雷

極之統斷幹

泰山之雷

極之統斷幹

泰山之雷

極之統斷幹

泰山之雷

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曼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百八十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為盈縮也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類難治也三善難行也夫事類難治也三善難行也夫事類難治也三善難行也夫  
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子善曰尺子曰千丈之木始  
樟初生可孤而絕廣雅曰搔孤也也字林曰搔先牢切孤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宜善曰尺子曰千丈之木始  
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磨也善種樹者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者埋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  
漢開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知也  
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羗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僂東北君長十數  
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

籍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  
總五國却秦有地貧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  
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羗萃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  
地多秦  
十倍民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  
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  
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  
之蝨蝨謂之蝨蚋  
而銳切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二  
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錯也錯為  
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韋昭曰隱匿  
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  
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  
之多方輸四方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  
山東吳

王之府縣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五出攻則謂與軍違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輪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河不如海陵之谷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囹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深壁高壘剛以關城不如江淮之

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

全蘇林曰羽林黃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頭即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善曰吳饑軍自海入河故

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

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王將圖也吳楚反堅守距二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

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鄴寄圍趙王於邯鄲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于里梁下屯兵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

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兵在吳軍已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類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至南兖州廣陵分郭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鄉衛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

桓公殺賢吏民舍痛流涕叩心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

涕沈約宋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直於國王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

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

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離故口有不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

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下官聞

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賦曰伏願大

王暨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

子曰虛僻之鄉蓬戶窳庸採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極羸瘦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

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不飾詩書以驚思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

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暴於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虛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何嘗不局影凝

嚴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自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

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

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曰狐裘至以獻幸

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宮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

遂得出之如食頃道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

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顏師古曰長者賜

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

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

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智伯事智伯子何獨為報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

眾人報之智伯國士也當以欲結縶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追孔惺於厠強盟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當以欲結縶伏劍少謝萬一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婦臺未牛必

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賡欲子路以戈擊之斷縶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縶而死又曰

吾從孔里克公使謂之曰子欲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

子舍稠弔曰今於道秋毛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魏陽上書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揚惲書曰言

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固陋之愚也迹墜昭

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憲身限幽固陸機謝內史表曰幽

憲心酸鼻太子丹謂趙武曰今秦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

王反朕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下官開腐名為辱虧形次之高唐賦曰孤子寡婦

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子秋天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

光泥陰左右無色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

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答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

以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真扶曰士無鄉

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

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仁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

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次則虜南越之君仁單

于之頸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綬必羈南

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啟丹冊並

圖青史

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

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

利哉

左氏傳曰叔向師子產書

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鄒陽上書曰眾口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

諛特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

慙范進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王朝京師得會見帝戲謂倫

曰聞卿為吏多婦公不過從兒飯室有之耶倫對曰

臣三妻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

官焉能目免昔上將之恥

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司馬遷答

曰絳侯誅諸呂囚於請室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又曰而僕又俱之羈室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

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

見鄒陽書

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

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

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讐

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

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節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

明天下樂業

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

青雲浮雒光塞河

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

至于日昧樂光並出幕河清雲浮洛

西泊臨洮

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時了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

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

仁沐義昭景飲醴而已

揚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贊音價論語

也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

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

首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晏子春秋曰晏公田於梧邱夜坐睡夢見一丈夫倚徙

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也

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五丈夫來驚獸



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邱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敗於括邱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龍巢亭為亭長葉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儼行部宿亭覺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啟

奉答敕示七夕詩啟一首

任昉集語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詭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任昉啟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

布迹必藉功務法未均曰帝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範圖曰帝異緒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毛詩題曰關雎之什

雖漢在四世

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帝也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南風

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分南風之時分可以阜吾民之財分王肅曰薰風至

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人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

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道不可得

豈其多幸親逢日暮

左氏傳羊舌肸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之遇也

臣

早奉龍潛與買馬而入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晚屬天飛比嚴徐

鴻皇上書世祖曰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而待詔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眉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

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惟君知

臣見於訥言之旨

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取求不疵表於辯才

之戲

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汝汝

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頠集有辯才論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

獎拙速雖効雖鄙已彰

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暗

臨啟慙慙

罔識所

寅謹啟

為下彬謝修下忠貞墓啟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下彬字士蔚官累至級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壺字望之永嘉

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備書存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

被甲赴賊二子珍疇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

府論忠貞公珍管真忍切

子休

任彥昇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

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

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

南史何遜從弟通作東離門園居之園有十忠貞家樹植於家側每飲必舉酒酬之

厥一作君呂延濟曰助家集諱其名但云君者因而錄之按六朝諸集

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  
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牧童哀歌  
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  
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  
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  
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刑遠流於皇代  
戰國策顏囑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  
去柳下季蓮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

劉瓛梁典曰助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是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於墓側齊明

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助啟近啟歸詎庶諒窮欵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  
左氏傳楚遠啟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圖毛詩曰思流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銘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者頌篇曰銘成

書序多作君君君白之語呂說得之下文君子品庶之君同

墟所以行銷鐵也

干祿祈榮更為自振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言已之所陳但正禮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

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

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啟

助往從末官祿不代耕

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與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立

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懼已同過隙

孝經曰故復生之膝下以養父

五月而畢若驅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

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

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醑類曰醑

暮寂寥聞切

若無主

傳成禮也喪服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

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

塗

若濡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

無心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不任奔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梁典曰高祖即位時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

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顧望避敵逗撓奴教切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

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不坐乎王許

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

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

獫侵軼躡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

是以淮徐獻捷河克凱歸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薄伐獯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克凱歸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  
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  
之費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斬遂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  
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倫向塗中伏酒北征記曰金城西派  
曰塗瀾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  
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  
分鄆州為司州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得也左氏傳  
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擊邑故司州刺史蔡  
道恭劉瓛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于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  
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吐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  
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

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靄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  
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于祁連山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疏勒城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  
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  
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  
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若使郢部救兵微援聲援英雄記曰袁術嚴  
兵為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

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  
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漢武  
帝遣  
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在女  
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啟土實由鄆州刺史臣景宗受命

致討不時言邁毛詩曰旋  
車言邁故使蝟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  
功臣反者蝟毛而起  
吳志曰錢塘大帥神武等蟻聚為寇漢書  
曰蝟蟻種蠶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方復按甲般楯緩救資敵廣雅曰盤桓不  
進也李斯上書  
曰今逐客  
以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杜預左傳注曰凶  
威為害甚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

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贖劉瓛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  
宗為鄆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鄆州  
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問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入縱暴緣邊  
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  
頸二戎名也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  
也毛詩曰自貶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  
齊人侵魯疆場夷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  
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譎譎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真景宗即主

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鄆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  
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  
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君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知獵狗乎曰知  
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  
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

羣臣莫敢言

侯見序列也方  
言曰列班也  
鼎而食廣雅  
曰列陳也  
負擔裁弛鐘鼎遠列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于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自頂

至踵功歸造化  
孟子曰墨子兼愛厚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  
潤草塗原豈獲自

已  
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  
青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姑也鄭立曰汝姑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瓛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與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合者克捷違教者負敗  
故能出必以律鎡銖無爽  
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鎡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伏惟聖

武英挺畧不世出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  
趙充國頌曰謀靡  
奉而行之實弘廟算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得算多也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晉起居注臣實庸固毛詩曰匪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聖朝乃顧將  
宋公表曰面命之言提其耳  
一車書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愍彼司氓致辱非所  
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  
早朝永歎載

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負也  
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  
奏彈劉整一首  
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

無常子  
春濟北人也致睦九族青土  
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  
是

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左氏傳襄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  
京賦曰貞夫樓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

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臣助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即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温仍留奴

自使伯又奪寅息妾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適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簾擲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唯準米去

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典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人眾整便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下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兒弟未分財之先整

兄寅以當伯財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次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食

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貸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弟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

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信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處停住十二日整就兒妻范求米六斗哺

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夫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凌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

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簾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林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申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由手誤范管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

偷進寅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大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釋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

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丁錢苟奴仍隨整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嚴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合史潘僧尚議整

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質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管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進進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商蘭其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問歷諸侯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賈誼弔屈原文曰聞直尊顯議諫得志世說曰王平十胡母彥國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諸人皆任放為遠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統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統袴羣在綺襦統袴之間非其好也惡積慶和親舊側目杜預左傳注曰給熱也

都側目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洩妾包咸論而視

理絕通問而妄肆醜僻謂打邊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私醜也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邊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醜也

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居包不從

其荒頽者曰百少時所治意所懸也器物取朽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

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許田遂不仕

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隲徵士諫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交整之撫姪食有故人

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實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

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恥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

臨天下於是朝石疑其矯焉弘毅曰寧逢惡貫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禱昌古也漢書曰帷交質謂取車推

高祖從王姬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庚毛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車容也方言曰江惟謂帷輪為車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

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謂不足申盡臣助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潘按謹按至所稱整即主等語季善補入彈文不免消混今分注彈下以存本書之舊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天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

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更當時與王商雜可為婚蓋有明禁後所謂醜之流伍

非香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慮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仇僂吳都賦曰寤隆異等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外左氏傳曰

辨仇合之義升降寤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仇僂吳都賦曰寤隆異等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答廣賦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旅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詡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斯音斯庶音庶相謂曰姻漢書曰有斯養卒如音曰庶也

也昭示明日而無柞孔安國尚書傳曰卿厚也若夫盛德之亂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業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

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結禱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

息自宸歷御寓弘華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由須曰彗

九十七其儀毛萇曰禱婦人之帷也母戒女施衿結禱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于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于王宮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於紀陛下所以負辰切興言思清傲俗者也禮記

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展而依同

**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雖

**埋輪之志無庸權石**也雖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理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秦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前語上言曰姓權右威各敬手

**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謹依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梁冀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制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源雖人品庸陋**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

**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

**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塔升采儲閣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大勳遂居清顯

**源頰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自徹

**而托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

**攝姝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亂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爲太尉薨子倬嗣世說曰倬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爽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家計溫**

**足見託爲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厚祿

**王源見生窮盡卽索璋之簿閱**漢書音義曰明其等曰閱讀功曰閱也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吳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合與稱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娶妻及納徵皆曰聘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周禮曰殺圭以聘女

**列則與風聞符同竊等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亂嗣**

**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音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于寶晉紀曰前朝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武秋

**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潘楊

**之時有異於此**潘岳揚州武詠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給之費**

**化充牀第**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衾衾結紼鄭玄曰衾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鶴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國杜預曰第

**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遣臣

**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王彌曰更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矧裁

**爲疾醫也**漢書音義曰無忌

**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



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抱布之蚩蚩抱布買絲匪來買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董猶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言成法家語類曰董猶不雜聞之謂董猶不雜器而藏豈有六卿之曹綱女於管庫之人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建者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其食魚必河之鯽豈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臣聞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已作陸雲答兄詩曰高門降衡修庭

蓬萊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機輕易也蓬萊祖辱親於事為甚茂與機古字通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

家將被比屋高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真以明科禮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逵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

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歟與修書修答牋後曹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

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

過此說文曰誦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寄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掩爾高密故云青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頰

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之風聲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

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合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

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

有次第有變化安有注

授注是定是一時誤使

此乎。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鍾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

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

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鵲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鵲鳥賦亦命修

為之而修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修亦作之終日不敢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

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聖

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

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交雜出此而意微殊修家子雲

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雖蠱蒙刻破而曰壯夫不

若比仲山周且之疇為皆有侃言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

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

銘功景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景

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曹植書曰其

受所惠竊備矇瞶誦詠而已詩曰矇矇奏功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

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曹植書曰其

季緒瓌瓌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其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

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能喉嚨引

聲與筮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即日故共觀試乃知

注曰果成也

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

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筋曲美常均樂律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

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

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

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

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

思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

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

慨自左驥史炳響姐名倡魏志曰文帝合杜夔與左驥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

奴紺切說文曰嬀字或作嬀與嬀音同也其史炳響姐益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嬀

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

日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蘇武書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蘇子仲尼謂老是以因賤先

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台餘懽莫事速訖旋侍光塵寓日階庭與聽

斯調左氏傳曰得寡之樂益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死罪

### 答東阿王賤一首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

兼青萍于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

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

吾君而我不言失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青萍

砥礪于鋒鏑庖丁剖犧于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治子于將為鐵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劍二枚吳越春秋曰于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于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何

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

雖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

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身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此

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音義既遠清

辭妙句焱絕煥炳文曰焱火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

華也暨念切

文選卷四十九

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

呂氏春秋曰飛兔騶夏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

優塞而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出鄙益著

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

罷不能詩曰既見復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郡大皮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

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安已騎出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史記曰武安君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輔人自巳即後所  
云展其用也  
噴主錯綜

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

其唯嚴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邱壽王見任用後淮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

務則徐生庶幾焉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

今各逝已為異物矣

後漢書曰後生

惟所天

左氏傳滅尹克黃曰君天也

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固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邱壽王見任用後淮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筆鸞龍之文奮矣

鸞龍鱗羽之有五形故以喻焉答質書曰擣藻

才實百之

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

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

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

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  
 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救正也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  
 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哉徒結切左氏傳  
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豈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芻蕘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尚書  
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賤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賈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曜靈匿景繼以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且曜

雖虞卿適趙平原八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

為十日之飲平原

君遂入秦見昭王

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頓昏冥也

頻猶

即以前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

儂仰處後妙在中  
問一段東坡超然  
莫記從此化出

儂人自白

察土宜

左氏傳晉嬀人曰先王驅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

人上曰栢人者迫

重以泚水漸漬疆宇

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於人也去弗宿

息思淮陰之奇謫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曰成安君陳餘背漢之楚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謫謂拔趙

職立漢幟失策謂不

用李左車之言也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鹿存李齊之流

漢書文帝問馬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祖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三萬人絕其轡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

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

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

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

國語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

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

孔安國尚書傳曰：「慎慎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

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承明之虛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聞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都尉。復徵人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與朱邑書曰：值微遠守，刺郡馭于繩墨，胃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威嚴賅遺，陳湯與書曰：仰慕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

豈虛談夸論，誰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

一揆，先後不貿。兩雅曰：貿，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

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賤一首

阮嗣宗 咸樂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公而顯至，公稱開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

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

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證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季處有

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于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苴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勢

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七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苴曰：龜山、蒙山也。尚書中候曰：王即泗水，水畔至禘，禘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尚書中候曰：王即泗水，水畔至禘，禘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之水呂尚釣于崖，史記曰：西伯以呂

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于齊，營邱，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尚誓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踰州兼國，自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踰節也。然賢哲之士

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

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勸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

服，羌從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而征，羌從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回首面內。東誅叛逆，全軍獨勉，禽闔閭之將，斬輕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

苑圃之樂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書曰隋王子降為東中郎將

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契闕戎旃從容讌語

得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闕戎旃從容讌語

闕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謙處從容觀詩書

後車毛詩曰載脂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 曹植賦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淡

載垂暹車言邁 楚辭曰朝暉髮于陽谷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

分夕臨全身乎九陽 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 不寤滄

漠未運波臣自蕩 莊子曰鯢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司馬彪曰運轉

之水而活我哉 渤解方春旅 謝 滄溟渤溟皆以喻王波臣旅謝皆自 清切落

房寂寥舊草 落房玉府舊草脫舍也劉楨贈徐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神賦曰浮輕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峻自出

舟而上湖 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

見主逸曰龍門楚東門也 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而喜及其年也見似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

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而已侯于江渚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艤船名也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于天子之

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于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 如其簪履或存 衽席無改

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其哀言不忘舊也賈子曰楚昭王亡其籬履已行三十步

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文公至河令席 蓐指之咎犯哭曰席壽所臥也而君棄之臣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向馬填溝壑東 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妾子托朱生 擣涕告辭悲來橫集

成 行不任大馬之誠 史記丞相青翟曰 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 錄尚書事以任訪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訪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合辰肅膺典冊 劉歆甘泉

日之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 鹿身有地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

守禮禮 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魏文帝今日况吾託士人 咳 若改 唾為恩

以庇身 眴眴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邱幸聞咳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論語子曰小人懷

唾之音古詩曰眴眴以適意 惠左氏傳其友謂

海錄軒



復暉曰盡死時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

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助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助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漢書

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樂風相甲明公道冠二

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上林賦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

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魚目似珠璵璠璠王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中胄曰昔楚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助死

為好也

也承以

珠言王者之恩同于上帝云再造也

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過者地易曰天造草

孔融汝穎俊秀論陳羣曰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願有燕菁唐突人參也

足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

桓曾不足便扶轂

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儀勳超遂古

奉轡羽獵賦曰齊

桓曾不足便扶轂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為好也

也承以

珠言王者之恩同于上帝云再造也

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過者地易曰天造草

孔融汝穎俊秀論陳羣曰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願有燕菁唐突人參也

足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

桓曾不足便扶轂

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

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于是左長史王

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進任助之辭也帝謂瑩融

也史記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君子以摛紳顯顯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摛摛紳先之略術兮奇曰摛摛

蓋聞受命於天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八臣妾於諸侯有能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莊子曰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自今以往唐人不賙人矣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于是

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昔者武

荷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王崩成王少周公曰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

禮曰王行先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中候曰王至田于溪水畔呂尚釣于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

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撥爾維鈞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

傳晉士鞅謂秦伯曰繼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

注引梁典云是任助之辭按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為遲與梁典異

昧歎深微管

易曰雲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

依

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景反破左與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間難投袂而起戰于越城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旅言整眾也左氏傳曰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說文曰爾黑黻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帛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帛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雖累繭救宋重帛存楚

說文曰爾黑黻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帛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帛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次鐘功疑不賞

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推毀之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遠掩其耳聽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關堅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也玉馬駿奔去也論語陰嬖嬖曰庚子之巨金版刺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

明公據

宋均曰謂殺龍之後庚子曰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鞍轡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之心

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二荆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鞍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謂遇害上

故能使海若登祗馨圖效

續曰莫若九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中正以厲軍民之志

山戎

楚辭曰使湖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馨盡也

孤竹東馬景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亂君務靖亂無勳于行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習書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德裕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不習孫吳邁茲神武

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開與之會周同曰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與調

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

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之民比屋可封策紂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

謝承書王暢諫劉表曰遠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慙款悉心重

謝承書王暢諫劉表曰遠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也廣雅曰款誠也

竭

論語注曰性性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也廣雅曰款誠也

竭

論語注曰性性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也廣雅曰款誠也

竭

論語注曰性性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也廣雅曰款誠也

竭

論語注曰性性誠也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細親其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古之位

尚書曰伊尹作威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

以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

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易通卦驗曰萬人開府之日人人自

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處西河

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

簞為恭也如

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今幸持筴也

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

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

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

從而化之此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

猥見採擢何以當之方將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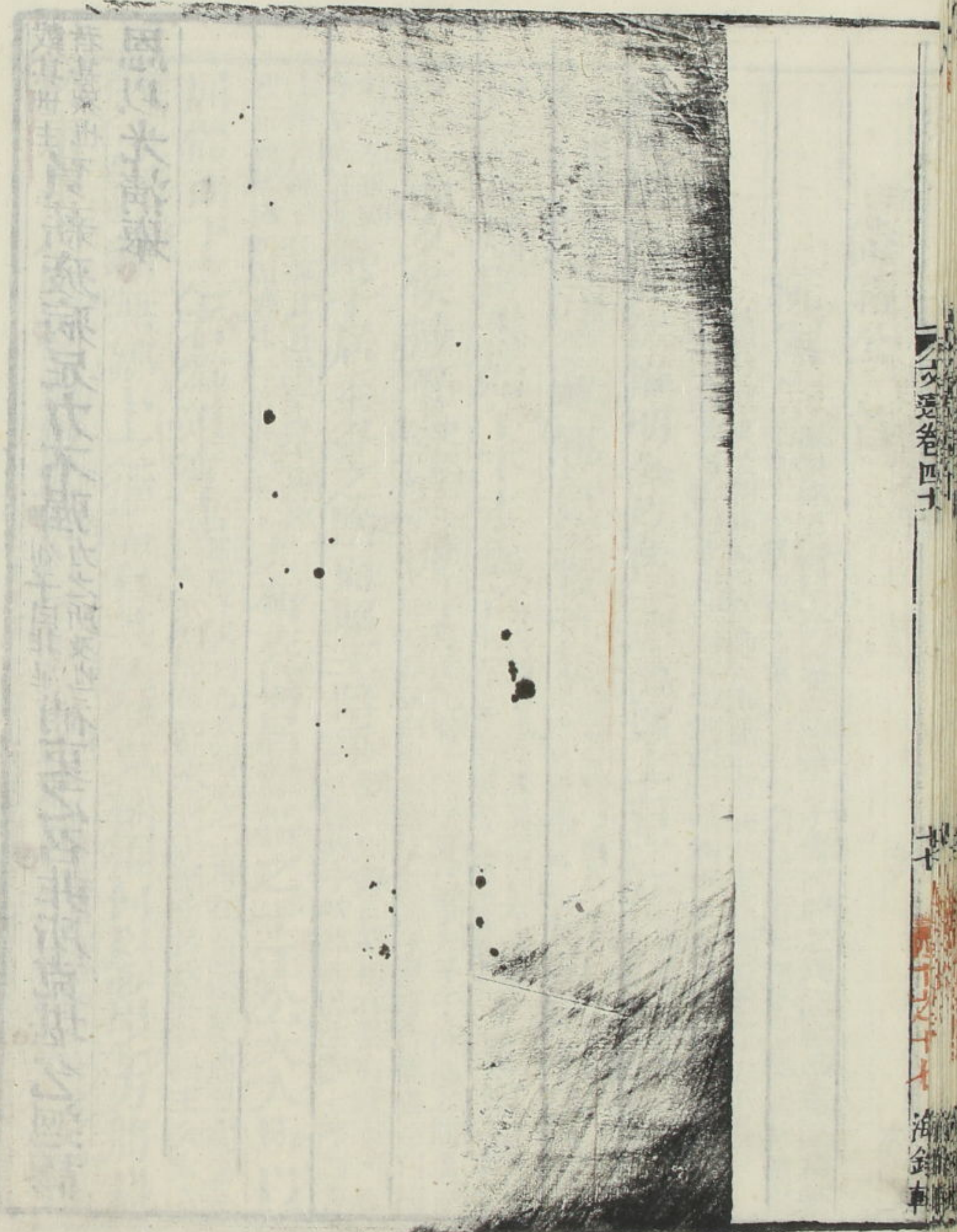
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路欲則先王之法以翼

戴其世主者甚衆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强

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

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四十一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二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阮元瑜為曹公作與孫權書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李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答蘇武書

蘇武使匈奴之傳其書與蘇武無異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勸與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董

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

甚幸甚

小爾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晉人所悲

桓子新論齊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即自從初降一段  
使似子卿從未然  
其降北後事者其  
為託何疑

慰謫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賴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

鞬古豆鞬切以御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鞬鞬傳鞬江曰鞬形如射鞬

以縛左右手於手便也鞬鞬鞬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人西戎所作也傳云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鼓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魏晉國語注曰無聊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

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主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鯨鯢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

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尸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

謂其父當尸也即廣之子

區區之意每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士粉切頸

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音支令人悲增怛耳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

陵步卒五千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

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

以天漢二年到塞外等被詔事員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

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

甚美臣贊接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

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塞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贊

逐北服虔漢書注曰號張晏漢書注曰號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

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秋淳子

足以前大任說文作載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

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

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刀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

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

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投尉管之五十人入

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

故而執事者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

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願下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况當陵者豈易為力

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

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願下祕計始得免

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

况當陵者豈易為力

故而執事者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

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願下祕計始得免

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

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莫其驅馳虜庭然前馳故且屈以求仲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士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具不死三敗之辱卒之律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

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此

莊公釋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實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

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

君其困之桓公乃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

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殺單于為此陵所以仰天椎且追心

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平昔

蕭樊囚繫韓彭蒯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

得入田收養無為歡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乃請吾苑

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嘗宮氏即曰上一日宮中易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詔長安又

曰陳稀反權信在長安欲應之車馬宮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懸

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求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

徒蜀道遺慮不如殺之公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歸布最錯受戮周魏見辜見西征

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

常破甲公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曹嬰景帝時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魏其侯及失勢與灌夫相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賜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受賞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青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蒸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斃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陵先將軍

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表此功臣

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昔臣謂衛青也

何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

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

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言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強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

漢書獨斷云漢興  
惟王子封為王者  
得受茅土其他功  
臣以戶數租入為  
節不受茅土不立  
社此言當受茅土  
之薦故是後人語  
也况漢法非軍功  
不侯始自公孫夷  
之恩澤博望裂土  
事由道軍茅土干  
珠云云殊乖事實

燕王上書亦以楊  
敵無勞為搜粟都  
尉相提言之可知  
武雖守節無緣得  
侯自唐以來承用  
多誤若夫定陵之  
侯乃出亂政不容  
稍難也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音義鄭  
德曰以刀割頸曰到姑畢切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死塞北之野

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縲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武一

人夜亡告之縲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

刺衛律鴛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

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已更嫁 此天下所希聞古公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

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受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位不過典屬國

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

而王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

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

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勉事聖君足下亂子無恙

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後為益州刺史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樂

言陵忠誠能安

史記張釋之曰秦臣刀筆

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

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

謂任立政大將軍

霍光上官桀等

番按劉知幾謂是書文體不類西京且班史不錄定為贗作蘇子瞻答劉沔書亦云辭何儼

淺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按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自循其

髮曰吾已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無蘇武書令歸漢之語世所傳蘇

武報李陵書凡三首尤勸劣不足信是書為擬作無疑然要不失為高乎

海錄軒

海錄軒

海錄軒

海錄軒

海錄軒

海錄軒

海錄軒

海錄軒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備有推賢而進意

氣勤勤懇懇

勤懇懇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僕雖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禮記曰不從流俗

願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

而誰與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復欲誰聽之乎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

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

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隨隨珠也和氏璧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

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

點辱也往則與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復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相見日淺卒無須臾之間

文頌曰卒率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

日從武帝還孟康曰與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專家之私事也

以下言推賢進士非已責

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言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

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則長逝者魂魄私

恨無窮

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

者智之符也

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

之決也

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

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急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

心

所可憚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行莫醜於辱先

非世也

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可為悲也所莫大於宮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謂祖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良寒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刑之鄙人也趙良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

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良寒心

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乘袁絲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

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

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一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

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

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

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荷合行不苟容嚮者僕亦常則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臣瓚曰太史

大夫也外延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吏在關

首之中關首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話以為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

以下辨用流俗之  
言為非得已而兼  
以存其憤懣。言  
不洽禮法也注非

以下言已平日非  
不植於後

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

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出入周衛之

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章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

營職不暇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故絕賓客之知入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

修人事也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而事

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

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未嘗銜孟酒接慇懃之餘懼然僕觀其

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

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軍垂餌二虎口橫挑

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與單于連戰十

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種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臣等之君

長咸震怖種委匈奴所服也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

大置左右賢王以其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

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

張空券孟康曰沐音類善曰類古沐字言流血在面如脂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

奮空卷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尚使須知必死則前驅空卷猶可畏也况

三十萬破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定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券非

手奉也李奇曰目曰亦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夜

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

料其昇賤見主上慘愴都制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後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必能得人之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

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謂於

天下矣謂摧敗匈奴之兵其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

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解寒暄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漢

能自列鄭立禮記注曰拳拳捧持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

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僕又併之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

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僕又併之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

以下言已亦非隨俗流轉不自樹立顧自有足以垂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責望以不師用其言也。次字衍言不得與死節者此正

室如渾曰何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其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室室廣大如蓋室故言下簪室衛宏漢義以為置室營今承諸法云請鑿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盛云其推也人勇切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

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

左氏傳曰鮑氏之困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

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

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誦體受辱誦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

辱謂髡也其次毀肌膚斷股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腐刑腐臭故曰腐刑傳

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

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士

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贊曰

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

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

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相也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相也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淮陰王也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

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增之禮高祖養焉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放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娶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極車請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容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梏率而極應劭漢書注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容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梏率而極應劭漢書注

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臣敢進計布許之迺脫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營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問果言如朱家事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上乃被布召見謝拜郎中衛尉責由飲輕重不得徒為燕相及齊嬰失勢兩人相為引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獨有服夫曰將軍酒色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其將軍口曰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掃張其白巨候同至口中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蚡尚仰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噴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噓言曰將軍貴人也異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適效兒女曹咕嗚耳語蚡謂夫曰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所當夫罪也藉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勸灌夫為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灑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違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

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繼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

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繼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

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繼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

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

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文王

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

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

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之，平病聽之不聽，作離騷。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邱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膺脚兵法修列。史記曰：孫

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白以為能，不及膺，乃陰使人召膺，膺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廢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膺，膺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離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

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應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

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實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嬖毒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嬖毒實，非臣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欲鴆而死。

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昭襄王，書諫，王不能用，非心服，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嫉賈之口，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非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詩三百篇，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幽之使人殺之，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非之篇名也。詩三百篇

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也。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

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

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烏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忤出則不知其所以往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凶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表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節辨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惲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諷諫之言大臣廢退當相門悼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賈者有稱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

變以獲爵位

漢書曰惲謀反惲先聞知惲氏伏誅惲封為不韋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

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爾雅曰督正也

怨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

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猥猶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默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子曰各言爾志

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

應劭曰舊曰徹侯漢武帝諱徹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殮之責久矣

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懷祿貪勢不能自

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

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史記司馬欣謂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

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

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國語曰戮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臣之得罪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忘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媵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書曰擊瓦扣缶而呼嗚嗚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無穢不治朝廷荒亂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諛諛也巨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

於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勤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官貴何時是日也披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落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

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

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董生不云乎明明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游擊車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者庶人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公我親行貴擊之事安夫西

河魏主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

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子弟貪鄙豈習俗

之移人哉言豈隨懷柔首鄙之俗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

而移人性之本者哉

海錄



勉旃無多談

雷茂楊傳書詞憤怨自足買禍至君父送終教語尤為悖慢得罪處初不在南山一詩也張安臣撰兩解語言旃旃後代文人詩獄未必非此輩拘牽之說蓋之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與魏太師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舉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騎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巨奔魏位至征東前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獲矣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

盛孝章尚存其人因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

單子獨立

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公羊傳曰桓公執公之蓋狄滅也為為不滅公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為為桓公諱上

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且久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

時意避難於許昭

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向敦厚者絕交論以矯之

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

漢書廣武君曰發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

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真金九牧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

乃當以招絕足也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費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

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其年而于里馬至者三馬惟

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

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

韓詩外傳曰蓋有謂賢乎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

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

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史記曰燕昭王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孤之國亂而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

其國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居蟹

臨溺而

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馱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此書在漢武中興之初而後建安七子之任誤矣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王簿邊

正風迎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子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歸幕府乃多發諸部倉穀贖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將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許難量寵既慮寵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時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

而無賢輔卒白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其叔段欲立之遂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鄰北鄰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鄭伯適以各守典郡有佐命之功

各守典郡有佐命之功伯通以各守典郡有佐命之功

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負客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

張棟俱著各字作命已見李陵書

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平朝廷之於伯通張棟俱著各字作命已見李陵書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

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盾子賊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國柱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

何以為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

一綬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書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蜀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備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指寵龍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卧念之

令之嘉名造臬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

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

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龍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龍結謀其歸世祖又曰况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

俠遊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白頭豕

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未詳今乃愚妄自

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

漢記曰浮雲秦寵上微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微公漁陽大郡兵馬眾

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雲寵止不應微

承為功臣監戒豈不誤哉或不無承為皇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旬然東

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

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

等三人因寵齋寤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

甘妻入大驚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

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魏志曰曹洪字筆殊健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交

十二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

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

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左氏傳司馬侯曰

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自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四嶽三塗九州之

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不得進漢書宋買臣曰一人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

編漢書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謂帛之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今常有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周宣之盛亦讐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詩

夷猾夏冠賊姦究

荆大邦為讐

詩

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

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

信然。文帝答洪書曰：公營包凶邪之心，肆靈惑之政，天兵神討，師徒無辜，摧殺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我之所以克彼，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孽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

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爲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

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擊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未有星流景集，

鷲奮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捷，若公者也。戰國策曰：樂毅驅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

彼固不逮下愚。彼張儉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

然，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私，雖有孫田墨羗，力而猶無所

救竊又疑焉。帝答曹洪書曰：魯罪兼苗，樂毅驅卒，銳兵長驅至齊。機械之巧，田單驅奔牛之狂，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

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問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日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可在處，晉不加我。左氏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

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閉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彼吾甲兵，以武隨之。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衆賢奔紂，勅律三國爲墟，明其無道

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

不可入。墨子曰：公輸若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若，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若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若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若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

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之列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衡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爲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爲絳緇衣，

圍以五絳緇衣，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

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繫，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殺擊之

而城中鼓噪從之者，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劫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燹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文選卷四十一

肯土崩魚爛哉

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設令守無巧其言梁也何自也魚爛而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劾王

豹之詭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敘總遊睢息惟漁者學藻績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漁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然之志可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故頗奮

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借上靖人邢原別傳曰原遊學於諸葛

君為東家邱也原曰君以鄭君君為東家邱也原曰君以鄭君是何言歟夫驟驥垂耳於坳牧形原曰驥垂兩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野外謂之林林外謂鴻雀戢翼於汚池鴻雀戢翼於汚池

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借道乎公曰此吾國之寶也荀息曰取

之中廐置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及其救蘭筋中者目上附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

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駿哉爾雅曰晨風鷗也毛詩曰

爾雅曰晨風鷗也毛詩曰

獾牙食

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噓也洪曰

孟康漢書注曰邱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邱言二字漢書曰趙

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